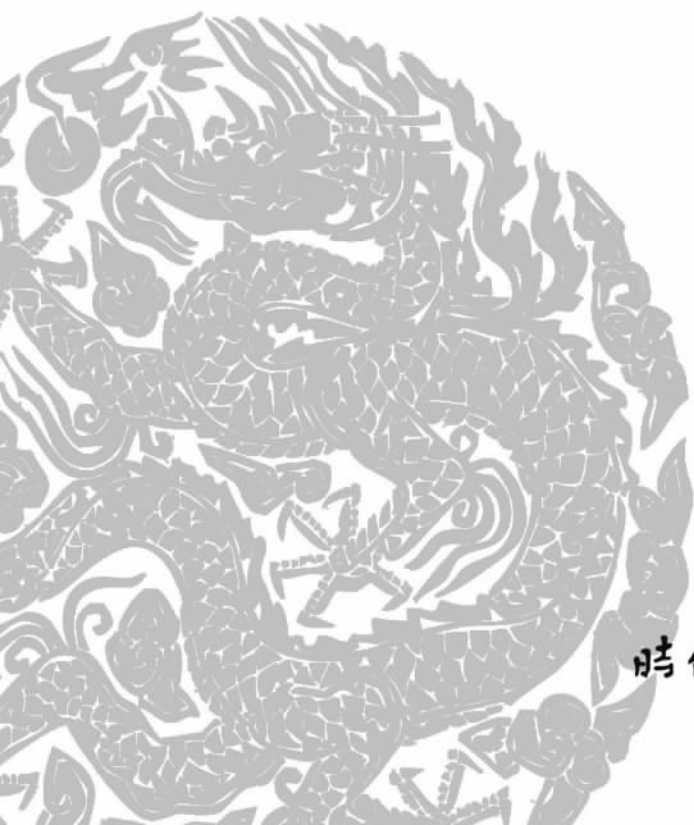


水 浒 传

(明)施耐庵 著

第二卷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传/(明)施耐庵 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5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普及版书系)

ISBN 978-7-5387-1401-2

I. 水… II. 施…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0887 号

水 浒 传

作 者:〔明〕施耐庵

责任编辑:叶天洪

装帧设计:赵云峰 世纪鼎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130021 电话:0431—86012961)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30 毫米 16 开

字 数:1080 千

印 张:52

版 次: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5 月第 2 次第印刷

印 数:5000

书 号:ISBN 978-7-5387-1401-2

定 价:368.00 元

导 读

在中国绚丽多姿的文学百花园里,《水浒传》是一朵芬芳的奇葩。它是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从发生到发展壮大再到走向完全失败全过程的长篇小说,又是第一部用白话创作的英雄传奇。

关于《水浒传》这部不朽之作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据不同的史料记载,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有的认为是罗贯中作,有的则判定乃施耐庵的手笔,也有的认为是罗贯中、施耐庵联袂完成,还有的说是施惠的作品。根据学术界的多年考证,一般认为《水浒传》最后的作者是施耐庵。

施耐庵的生卒年月、籍贯、活动情况,史书和有关典籍记载甚少,故难以具体勾画其生平轮廓。根据现有的零星材料和学术界的多年考证,施耐庵乃元末明初人,生活于动乱时代,居住活动在农民起义最为活跃的江浙地区;一生遭际坎坷,郁郁不得志;生性耿介,不愿卑躬屈节。他继承前人成果,创作出了至今光彩灼人的伟大著作《水浒传》。历史掩埋了施耐庵的个人事迹,却遮不住优秀作品的时间穿透力。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小说一样,不纯是某一个人的独创,而是在长期流传的水浒故事的基础上,经过民间艺人的加工创造,最后由施耐庵总结前人的艺术成果而写成的。因此,这部小说,既凝聚了作者的心血,又凝聚了人民的智慧。

《水浒传》描写的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故事。宋江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在正史、野史里均有记载。综合起来,大体有三点:宋江所领导的起义声势浩大,纵横数州,而主要骨干为36人;宋江领导的起义军,最终失败了,宋江或被招降,或被擒而降,史料说法各异;宋江投降后,参与了镇压方腊的军事行动。这些记载,是《水浒传》的故事依据。但这些片断史料是不够的,不过,又正因为史实有限,为人民群众和民间艺人以及施耐庵等人的创作,留下了自由想象的天地,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社会理想、审美理想,来塑造他们心中的英雄。从宋江起义到《水浒传》成书,正是北方女真、蒙古族先后南下中原,广大中原人民纷举义旗,结寨聚众、进行反抗的时候,因而宋江等36人的英雄事迹,自然就成了歌颂传咏的对象,人民希望在这些草莽英雄身上,表达自己的意愿并以此取得鼓舞斗志的力量。大致在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宋江等人的故事还处于民间口头流传的阶段,到



水浒传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

宋末和元初，就发展到文人创作，即从口头传说进入文学创作、艺术创作阶段。宋末元初，画家龚开根据“街头巷尾”的传说，初次完整地记录了宋江等36人的姓名及绰号，创作出《宋江三十六人》的画像，画家兼文学家龚圣与为画像写了“赞”和“序”。其实，在南宋时就有了民间艺人编的平话。南宋时罗烨在《醉翁谈录》中便记载了南宋杭州说书艺人讲说的许多篇目，其中有《石头孙立》、《花和尚》、《武行者》、《戴嗣宗》、《青面兽》等。这虽是些单篇或个人的故事，但为长篇的出现开辟了道路。元代初一部叫《大宋宣和遗事》的著作，就保存了有关水浒故事的长篇平话底本，故事虽然简单，情节十分粗糙，但提供了一个基本故事框架，为《水浒传》的最终写作奠定了故事情节基础。进入元代，水浒故事从口头、书本又走上了戏曲舞台。当时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水嬉戏，存留至今的剧目尚有30多种，剧本10个。在这些戏里，宋江等36人发展到108个，水泊梁山已成为起义军的大本营，宋江带酒杀阎婆惜，最后走上梁山并在后来被推为头领，“替天行道”已成为义军的口号纲领。这些与后来的《水浒传》已相当一致或接近了。施耐庵正是在大量文艺作品、史料和传说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和创作，从而完成了青史永存的《水浒传》。

《水浒传》的版本相当复杂。小说的名称也屡经变易。最初名《江湖豪客传》，书出后，首先名为《宋江》，后再名《水浒传》、《忠义水浒传》，崇祯末年，又与《三国演义》合刻称为《英雄谱》。现存的版本系统中，百回本数明嘉靖间的郭勋本，征辽故事的插入，大体在此时。现存最早的120回本，是明末杨定见本。但平田虎、王庆的故事并非始于此书，此前福建建安出版的各种称为“闽本”的书中，就有了这些故事。杨定见等人的120回本出现不久，又出现了金圣叹的70回本，此本，又称贯华堂本。金本删掉了70回以后的文字，到“排座次”为止，在70回后，又增撰了卢俊义梦神人将108个英雄杀绝的内容。此本出来后，流传很广，代替了其他一切本子，成为在普通读者中唯一流行的本子。近40多年来，100回本、120回本都已出版，为研究《水浒传》和一般读者了解《水浒传》的全部内容提供了方便。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极为复杂，从总体上讲，小说以生动的艺术描写，反映了农民起义的整个过程，深刻地挖掘了起义的社会根源，塑造了起义英雄群像，并通过他们不同的反抗道路展现了起义从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的斗争过程，客观上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

小说揭露了封建统治的罪恶，展现了人民群众与统治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挖掘了农民起义的社会现实根源。

小说一开篇就推出了高俅这个人物。他本是“浮浪破落户子弟”，因踢得一脚好球，深得徽宗赏识，从此青云直上，直做到殿帅府太尉之职。小人得志，猖獗一时。他倚势恃强，与蔡京，童贯这些炙手可热的权贵狼狈为奸，把持朝政，无恶不作，滥杀无辜。许多大小官吏多系他的亲友朋党，他们相互依赖，作威作福，搜刮民脂民膏；迫害忠良，陷害与己不和之人。作品首先写这个人物，意在表明“乱自上作”这一思想。无道昏君及宠臣为代表的腐朽集团，加上张都监、蒋门神、祝朝奉、西门庆和各级官府的役吏、差拨、爪牙，构成了一张黑暗残酷的专制之网，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人民群众及统治



水浒传

导
读

者内部的正义之士，不得不铤而走险，踏上造反求生存的道路。一言以蔽之：官逼民反。小说以形象生动的事实，揭示了水浒英雄是如何被逼上梁山，聚义忠义堂，拉起起义大旗的。李逵、阮氏三雄是在走投无路之下奋起反抗的；像林冲、武松、鲁智深等中下层官员，同样是忍无可忍被迫走上梁山的；连家藏“丹书铁券”的世袭贵族柴进、将门后裔杨志、家有巨财的卢俊义，也都先后为避害卷入起义队伍。这些人物中，林冲尤为典型。作为八十万禁军教头，有漂亮的夫人，和谐美满的家庭，他本想安分守己，平安做人。没想到黑暗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的存在。高衙内调戏他的妻子，身怀绝艺的他却束手无策，只好忍气吞声，息事宁人。然而，邪恶势力步步紧逼，他落入种种陷阱终被发配，又险遭解差毒手。鲁智深救了他，但他仍去服刑，指望刑满回家。直到对头放火烧草料场，欲置他于死地，他才渐渐觉悟，忍无可忍，走上了反抗之路，上了梁山。显然，是社会的黑暗逼他一步步走向造反的。连这样的忠厚本分之人都不能自保，可见社会的腐朽黑暗达到了何等程度。

小说以极大的热情，塑造了诸如李逵、武松、鲁智深等许多起义首领的形象，展现了他们嫉恶如仇、侠肝义胆的优秀品质，在他们身上寄托了人民对正义的追求，表达了强烈的渴望除暴安良英雄的心情。李逵出身贫苦，因打死人，逃到江州当了小牢子。他性格鲁莽，心地坦荡，但立场坚定，勇于造反，有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无畏气度；他反对招安，直至死后，大宋皇帝在梦中也被他吓得冷汗淋漓；他忠于友情，舍生忘死，对贫苦人民感情深厚；他纯朴天真，有时考虑问题简单，做事不讲策略，心胸相对狭隘。李逵是一个典型的农民英雄，体现了农民的优点及弱点。武松的经历更具传奇色彩。他武艺高强，秉性刚烈，好打抱不平，对恶势力毫不手软。但他头脑中有较强的封建伦理道德信条，私人恩怨观念非常浓厚。当上阳谷县都头后，一心想尽忠效力。后来种种血的教训，使他认清了统治者的真面目，决心奋起反抗，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最后投奔梁山，成为坚定的起义英雄。鲁智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下级军官，性格粗野，心地纯厚，对不平之事勇于挺身而出，敢于向罪恶势力主动挑战。“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就概括了他的性格及豪杰本色。由于为救金氏父女，拳打镇关西，无地容身，出家当了和尚。但他不守戒律，以心性要求为行为准则。他为救林冲，大闹野猪林；为援救被迫害者，不惜与统治者反抗到底；他奉行“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的信条，表现出了一种舍己为人、热心快肠的充满正义感的英雄精神。此外，像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张横、张顺、石秀、燕青等人，也塑造得相当成功。这些形象，具有深厚的民族内容，是中华民族性格的艺术表现，他们的品格、精神，正是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

小说还细致生动地描写了起义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表现出了“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水浒传》写起义造反的过程大体是这样的：先是个人反抗，然后走上梁山，形成小规模联合体进行斗争，最后各豪杰纷纷上山，四方民众群起响应，以“替天行道”为旗帜，建立起武装割据政权的根据地，从而上演同统治者进行大规模军事对抗的雄壮活剧。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两败童贯，三胜高俅，对统治者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到了英雄“排



水浒传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



座次”时，起义事业如日中天，力量强大，队伍精良。起义队伍企图在梁山泊这块天地中，建立一个“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忠诚信心并无差”、“不分贵贱”、“无问亲疏”、“识性同居”、“随才器使”的平等和平均主义理想的社会。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不过，又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乌托邦之梦。然而它毕竟代表了那个时代人民的希望，是对黑暗社会射出的一支批判之箭，是团结农民改造现实社会的凝聚剂。

宋江等人的结局是悲剧性的，他们的悲剧恰好揭示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这在小说中亦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小说中确实贯穿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三阮、鲁智深、李逵等人有这样的正统观念，尤其是在宋江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作为领袖，宋江有他的优点，反对强暴，同情人民，“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体现了“义”的积极性特质；他精明练达，善于团结人，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和领袖的某些素养。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他，浓厚的正统思想和忠君意识，使他一开始就难有彻底推翻大宋王朝的革命思想，上梁山对他而言，不过是“权借水泊暂时避避难”。他一心追求的仍是封建文人“封妻荫子，青史留名”的理想。因此，他始终认为起义是“造恶”，是“逆天大罪”。显然，宋江是集忠义于一身的形象，而“忠”却是他思想的核心，这就决定了他受招安的必然性。但是，小说并没有给受招安的水浒英雄一个美满结局，虽然他们为朝廷征辽立过功，征田虎、王庆，打方腊，也效过力。宋江最后被朝廷派人毒死，李逵等人也惨遭不幸，整个梁山义军彻底被分解而毁灭。小说在这一点上是深刻的，既写出了封建社会一切起义者的悲剧性结局，又揭示了统治者的阴险毒辣；既宣扬了忠君的思想，又客观上宣告愚忠的可悲下场。

《水浒传》的影响巨大而又广泛。几百年来，它的反抗精神、乐观主义、理想化的英雄，一直为人民所乐道，鼓舞着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从明末李自成起义到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甚至民间的秘密反清组织天地会等，无不受其影响。反之，统治者则对它大加贬斥，极尽诬蔑、攻击、禁毁之能事，对民间上演的各种水浒戏和有关评书也不放过。正反两方面的史实说明一点：《水浒传》的力量是巨大的。无论怎么禁毁，人民心中始终保持着对《水浒传》的热情。武松、李逵、鲁智深、宋江、吴用等人，以不同的性格和形象内涵，影响着人们的心灵、性格与智慧，他们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义士或智慧的代表。有的甚至已化为一种经验，一种口头语，一种人格的代表，广泛流行在人民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已变成民族性格的一部分，融入民族精神之中。《水浒传》对后来文学创作的影响同样巨大。它首开长篇英雄传奇之先河，后出的《皇明英烈传》、《说唐》、《杨家将》、《说岳》、《水浒后传》、《女仙外史》无不见到它影响的印记；《水浒传》还为戏曲提供了直接的题材，明清时代，剧作甚众；至于各种民间文艺、说唱、评书，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充分说明了《水浒传》的价值和它生命力的强大。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当时两个斗了十数合，那先生被武行者卖个破绽，让那先生两口剑砍将入来，被武行者转过身来，看得亲切，只一戒刀，那先生的头滚落在一边，尸首倒在石上。武行者大叫：“庵里婆娘出来，我不杀你，只问你个缘故。”只见庵里走出那个妇人来，倒地便拜。武行者道：“你休拜我，你且说这里叫什么去处？那先生却是你的甚么人？”那妇人哭着道：“奴是这岭下张太公家女儿。这庵是奴家祖上坟庵。这先生不知是那里人，来我家里投宿，言说善习阴阳，能识风水。我家爹娘，不合留他在庄上，因请他来这里坟上观看地理，被他说诱，又留他住了几日。那厮一日见了奴家，便不肯去了，住了三两个月，把奴家爹娘哥嫂都害了性命，却把奴家强骗在此坟庵里住。这个道童，也是别处掳掠来的。这岭唤做蜈蚣岭。这先生见这条岭好风水，以此他便自号‘飞天蜈蚣’王道人。”武行者道：“你还有亲眷么？”那妇人道：“亲戚自有几家，都是庄农之人，谁敢和他争论？”武行者道：“这厮有些财帛么？”妇人道：“他也积蓄得一二百两金银。”武行者道：“有时，你快去收拾，我便要放火烧庵了。”

那妇人问道：“师父，你要酒肉吃么？”武行者道：“有时，将来请我。”那妇人道：“请师父进庵里去吃。”武行者道：“怕别有人暗算我么？”那妇人道：“奴有几颗头，敢赚得师父？”武行者随那妇人入到庵里，见小窗边桌子上摆着酒肉，武行者讨大碗，吃了一回。那妇人收拾得金银财帛已了，武行者便就里面放起火来。那妇人捧着一包金银，献与武行者。武行者道：“我不要你的，你自将去养身。快走！快走！”那妇人拜谢了，自下岭去。武行者把那两个尸首，都撞在火里烧了，插了戒刀，连夜自过岭来，迤迤取路，望着青州地面来。



锦毛虎义释宋公明



水浒传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



又行了十数日，但遇村坊道店，市镇乡城，果然都有榜文张挂在彼处，捕获武松。到处虽有榜文，武松已自做了行者，于路却没人盘诘他。时遇十一月间，天色好生严寒。当日武行者，一路上买酒肉吃，只是敌不过寒威。上得一条土冈，早望见前面有一座高山，生得十分险峻。武行者下土冈子来，走得三五里路，早见一个酒店，门前一道清溪，屋后都是颠石乱山。看那酒店时，却是个村落小酒肆。武行者过得那土冈子来，径奔入那村酒店里坐下，便叫道：“店主人家！先打两角酒来，肉便买些来吃。”店主人应道：“实不瞒师父说，酒却有些茅柴白酒，肉却多卖没了。”武行者道：“且把酒来挡寒。”店主人便去打两角酒，大碗价筛来，教武行者吃；将一碟熟菜，与他过口。片时间，吃尽了两角酒，又叫再打两角酒来。店主人又打了两角酒，大碗筛来，武行者只顾吃。

原来过冈子时，先有三五分酒了，一发吃过这四角酒，又被朔风一吹，酒却涌上。武松却大呼小叫道：“主人家！你真个没东西卖？你便自家吃的肉食，也回些与我吃了，一发还你银子。”店主人笑道：“也不曾见这个出家人，酒和肉只顾要吃，却那里去取？师父，你也只好罢休！”武行者道：“我又不白吃你的，如何不卖与我？”店主人道：“我和你说过的，只有这些白酒，那得别的东西卖？”

正在店里论口，只见外面走入一条大汉，引着三四个人入进店里。主人笑



宋江教知寨夫人

容可掬迎接道：“二郎请坐。”那汉道：“我分付你的，安排也未？”店主人答道：“鸡与肉都已煮熟了，只等二郎来。”那汉道：“我那青花瓮酒在那里？”店主人道：“在这里。”那汉引了众人，便向武行者对席上头坐了；那同来的三四人，却坐在肩下。店主人却捧出一樽青花瓮酒来，开了泥头，倾在一个大白盆里。武行者偷眼看时，却是一瓮窖下的好酒，风吹过一阵阵香味来。武行者不住闻得香味，喉咙痒将起来，恨不得钻过来抢吃。只见店主人又去厨下，把盘子托出一对熟鸡、一大盘精肉来，放在那汉面前，便摆了菜蔬，用杓子舀酒去烫。

武行者看自己面前，只是一碟儿熟菜，不由的不气。正是眼饱肚



水浒传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中饥，酒又发作，恨不得一拳打碎了那桌子，大叫道：“主人家，你来！你这厮好欺负客人！”店主人连忙来问道：“师父，休要焦躁，要酒便好说。”武行者睁着双眼喝道：“你这厮好不晓道理！这青花瓮酒和鸡肉之类，如何不卖与我？我也一般还你银子。”店主人道：“青花瓮酒和鸡肉，都是那二郎家里自将来的，只借我店里坐地吃酒。”武行者心中要吃，那里听他分说，一片声喝道：“放屁！放屁！”店主人道：“也不曾见你这个出家人，恁地蛮法！”武行者喝道：“怎地是老爷蛮法？我白吃你的！”那店主人道：“我倒不曾见出家人自称老爷。”武行者听了，跳起身来，叉开五指，望店主人脸上只一掌，把那店主人打个踉跄，直撞过那边去。

那对席的大汉见了大怒，看那店主人时，打得半边脸都肿了，半日挣扎不起。那大汉跳起身来，指定武松道：“你这个鸟头陀，好不依本分！却怎地便动手动脚？却不道是‘出家人勿起嗔心’！”武行者道：“我自打他，干你甚事！”那大汉怒道：“我好意劝你，你这鸟头陀，敢把言语伤我！”武行者听得不怒，便把桌子推开，走出来喝道：“你那厮说谁？”那大汉笑道：“你这鸟头陀，要和我厮打，正是来太岁头上动土！”便点手叫道：“你这贼行者，出来和你说话。”武行者喝道：“你道我怕你！不敢打你？”一抢抢到门边。那大汉便闪出门外去，武行者赶到门外。那大汉见武松长壮，那里敢轻敌，便做个门户等着他。武行者抢入去，接住那汉手，那大汉却待用力跌武松，怎禁得他千百斤神力？就手一扯，扯入怀中，只一拨，拨将去，恰似放翻小孩的一般，那里做得半分手脚！那三四个村汉看了，手颤脚麻，那里敢上前来？武行者踏住那大汉，提起拳头来，只打实落处。打了二三十拳，就地下提起来，望门外溪里只一丢。那三四个村汉叫声苦，不知高低，都下水去把那大汉救上溪来，自搀扶着投南去了。

这店主人，吃了这一拳，打得麻了，动弹不得，自入屋后躲避去了。武行者道：“好呀！你们都去了，老爷吃酒了！”把个碗去白盆内，舀那酒来，只顾吃。桌子上那对鸡，一盘子肉，都未曾吃动。武行者且不用箸，双手扯来任意吃。没半个时辰，把这酒、肉和鸡都吃个八分。武行者醉饱了，把直裰袖结在背上，便出店门，沿溪而走。却被那北风卷将起来，武行者捉脚不住，一路上抢将来。

离那酒店，走不得四五里路，傍边土墙里，走出一只黄狗，看着武松叫。武行者看时，一只大黄狗赶着吠。武行者大醉，正要寻事，恨那只狗赶着他只管吠，便将左手鞘里掣一只戒刀来，大踏步赶。那只黄狗绕着溪岸叫。武行者一刀砍将去，却砍个空，使得力猛，头重脚轻，翻筋斗倒撞下溪里去，却起不来。黄狗便立定了叫。冬月天道，虽只有一二尺深浅的水，却寒冷得当不得。爬起来，淋淋的一身水。却见那口戒刀，浸在溪里，亮得耀人。便再蹲下去捞那刀时，扑地又落下去，再起不来，只在那溪水里滚。

岸上侧首墙边，转出一伙人来，当先一个大汉，头戴毡笠子，身穿鹅黄红丝衲袄，手里拿着一条哨棒，背后十数个人跟着，都拿木钯白棍。众人看见狗



水浒传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

吠，指道：“这溪里的贼行者，便是打了小哥哥的。如今小哥哥寻不见大哥哥，却又引了二三十个庄客，自奔酒店里捉他去了，他却来到这里。”说犹未了，只见远远地那个吃打的汉子，换了一身衣服，手里提着一把朴刀，背后引着三二十个庄客，都拖枪拽棒，跟着那个大汉，吹风胡哨来寻武松。赶到墙边见了，指着武松，对那穿鹅黄袄子的大汉道：“这个贼头陀，正是打兄弟的。”那个大汉道：“且捉这厮，去庄里细细拷打。”那汉喝声：“下手！”三四十人一发上。可怜武松醉了，挣扎不得，急要爬起来，被众人一齐下手，横拖倒拽，捉上溪来。转过侧首墙边一所大庄院，两下都是高墙粉壁，垂柳乔松，围绕着墙院。众人把武松推抢入去，剥了衣裳，夺了戒刀、包裹，揪过来绑在大柳树上，叫：“取一束藤条来，细细的打那厮！”

却才打得三五下，只见庄里走出一个人来，问道：“你兄弟两个，又打甚么人？”只见这两个大汉叉手道：“师父听禀，兄弟今日和邻庄三四个相识，去前面小路店里吃三杯酒，叵耐这个贼行者，到来寻闹，把兄弟痛打了一顿，又将来撵在水里，头脸都磕破了，险些冻死，却得相识救了回来。归家换了衣服，带了人，再去寻他，那厮把我酒肉都吃了，却大醉倒在门前溪里。因此捉拿在这里，细细的拷打。看起这贼头陀来，也不是出家人，脸上见刺着两个金印，这贼却把头发披下来遮了，必是个避罪在逃的囚徒！问出那厮根源，解送官司理论。”这个吃打伤的大汉道：“问他做甚么！这秃贼打得我一身伤损，不着一两个月将息不起，不如把这秃贼一顿打死了，一把火烧了他，才与我消得这口恨气！”说罢，拿起藤条，恰待又打。只见出来的那人说道：“贤弟，且休打，待我看他一看，这人也像是一个好汉。”此时武行者心中，略有些醒了，理会得，只把眼来闭了，由他打，只不做声。

那个人先去背上看了杖疮，便道：“作怪，这模样，想是决断不多时的疤痕。”转过面前，便将手把武松头发揪起来，定睛看了，叫道：“这个不是我兄弟武二郎？”武行者方才闪开双眼，看了那人道：“你不是我哥哥？”那人喝道：“快与我解下来，这是我的兄弟！”那穿鹅黄袄子的，并吃打的，尽皆吃惊，连忙问道：“这个行者，如何却是师父的兄弟？”那人便道：“他便是我时常和你们说的那个景阳冈上打虎的武松，我也不知他如今怎地做了行者。”

那弟兄两个听了，慌忙解下武松来，便讨几件干衣服与他穿了，便扶入草堂里来。武松便要下拜，那个人惊喜相半，扶住武松道：“兄弟酒还未醒，且坐一坐说话。”武松见了那人，欢喜上来，酒早醒了五分，讨些汤水洗漱了，吃些醒酒之物，便来拜了那人，相叙旧话。

那人不是别人，正是郓城县人氏，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武行者道：“只想哥哥在柴大官人庄上，却如何来在这里？兄弟莫不是和哥哥梦中相会么？”宋江道：“我自从和你在柴大官人庄上分别之后，我却在那里住得半年。不知家中如何，恐父亲烦恼，先发付兄弟宋清归去。后却收拾得家中书信，说道：‘官司一事，全得朱、雷二都头气力，已自家中无事，只要缉捕正身。因此已动了个海捕文书，各处追获。’这事已自慢了。却有这里孔太公，屡次使



水浒传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人去庄上问信。后见宋清回家，说道宋江在柴大官人庄上，因此，特地使人直来柴大官人庄上，取我在这里。此间便是白虎山，这庄便是孔太公庄上。恰才和兄弟相打的，便是孔太公小儿子，因他性急，好与人厮闹，到处叫他做‘独火星’孔亮。这个穿鹅黄袄子的，便是孔太公大儿子，人都叫他做‘毛头星’孔明。因他两个好习枪棒，却是我点拨他些个，以此叫我做师父。我在此间住半年了。我如今正欲要上清风寨走一遭，这两日方欲起身。我在柴大官人庄上时，只听得人传说，兄弟在景阳冈上打了大虫，又听知你在阳谷县做了都头，又闻斗杀了西门庆。向后不知你配到何处去。兄弟如何做了行者？”

武松答道：“小弟自从柴大官人庄上别了哥哥，去到得景阳冈上打了大虫，送去阳谷县，知县就抬举我做了都头。后因嫂嫂不仁，与西门庆通奸，药死了我先兄武大。被武松把两个都杀了，自首告到本县，转申东平府。后得陈府尹一力救济，断配孟州。”至十字坡，怎生遇见张青、孙二娘；到孟州，怎地会施恩，怎地打了蒋门神，如何杀了张都监一十五口；又逃在张青家，母夜叉孙二娘教我做了头陀行者的缘故；过蜈蚣岭，试刀杀了王道人；至村店吃酒，醉打了孔兄。把自家的事，从头备细告诉了宋江一遍。

孔明、孔亮两个听了大惊，扑翻身便拜。武松慌忙答礼道：“却才甚是冲撞，休怪！休怪！”孔明、孔亮道：“我弟兄两个‘有眼不识泰山’，万望恕罪！”武行者道：“既然二位相觑武松时，却是与我烘焙度牒、书信，并行李衣服，不可失落了那两口戒刀，这串数珠。”孔明道：“这个不须足下挂心，小弟已自着人收拾去了，整顿端正拜还。”武行者拜谢了。宋江请出孔太公，都相见了。孔太公置酒设席管待。不在话下。

当晚宋江邀武松同榻，叙说一年有余的事，宋江心内喜悦。武松次日天明起来，都洗漱罢，出到中堂，相会吃早饭。孔明自在那里相陪。孔亮捱着疼痛，也来管待。孔太公便叫杀羊宰猪，安排筵宴。是日，村中有几家街坊亲戚，都来谒拜。又有几个门下人，亦来拜见。宋江见了大喜。当日筵宴散了，宋江问武松道：“二哥，今欲往何处安身？”武松道：“昨夜已对哥哥说了，菜园子张青写书与我，着兄弟投二龙山宝珠寺花和尚鲁智深那里入伙，他也随后便上山来。”宋江道：“也好。我不瞒你说，我家近日有书来说道，清风寨知寨小李广花荣，他知道我杀了阎婆惜，每每寄书来与我，千万教我去寨里住几时。此间又离清风寨不远，我这两日正待要起身去，因见天气阴晴不定，未曾起程。早晚要去那里走一遭，不若和你同往，如何？”武松道：“哥哥，怕不是好情分，带携兄弟投那里去住几时。只是武松做下的罪犯至重，遇赦不宥，因此发心，只是投二龙山落草避难。亦且我又做了头陀，难以和哥哥同往，路上被人设疑，倘或有些决撒了，须连累了哥哥，便是哥哥与兄弟同死同生，也须累及了花知寨不好。只是由兄弟投二龙山去了罢。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宋江道：“兄弟既有此心归顺朝廷，皇天必祐。若如此行，不敢苦劝，你只相陪我住几日了去。”

自此，两个在孔太公庄上，一住过了十日之上。宋江与武松要行，孔太公



水浒传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

父子那里肯放？又留了三五日，宋江坚执要行，孔太公只得安排筵席送行。管待一日了，次日，将出新做的一套行者衣服，皂布直裰，并带来的度牒、书信、界箍、数珠、戒刀、金银之类，交还武松。又各送银五十两，权为路费。宋江推却不受，孔太公父子，只顾将来拴缚在包裹里。宋江整顿了衣服器械。武松依前穿了行者的衣裳，带上铁界箍，挂了人顶骨数珠，跨了两口戒刀，收拾了包裹，拴在腰里。宋江提了朴刀，悬口腰刀，带上毡笠子，离别了孔太公。孔明、孔亮叫庄客背了行李，弟兄二人，直送了二十余里路，拜辞了宋江、武行者两个。宋江自把包裹背了，说道：“不须庄客远送，我自和武兄弟去。”孔明、孔亮相别，自和庄客归家。不在话下。

只说宋江和武松两个，在路上行着，于路说些闲话，走到晚，歇了一宵。次日早起，打伙又行。两个吃罢饭，又走了四五十里，却来到一市镇上，地名唤做瑞龙镇，却是个三岔路口。宋江借问那里人道：“小人们欲投二龙山、清风镇上，不知从那条路去？”那镇上人答道：“这两处不是一条路去了。这里要投二龙山去，只是投西落路。若要投清风镇去，须用投东落路，过了清风山便是。”宋江听了备细，便道：“兄弟，我和你今日分手，就这里吃三杯相别。”武行者道：“我送哥哥一程了，却回来。”宋江道：“不须如此，自古道：‘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早早的到了彼处，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擢掇鲁智深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兄弟你如此英雄，决定做得大事业，可以记心，听愚兄之言，图个日后相见。”武行者听了，酒店上饮了数杯，还了酒钱。二人出得店来，行到市镇梢头，三岔路口，武行者下了四拜。宋江洒泪不忍分别，又分付武松道：“兄弟，休忘了我的言语，少戒酒性，保重！保重！”武行者自投西去了。看官牢记话头，武行者自来二龙山，投鲁智深、杨志入伙了。不在话下。

且说宋江自别了武松，转身投东，望清风山路上来，于路只忆武行者。又自行了几日，却早远远的望见前面一座高山，生得古怪，树木稠密，心中欢喜，观之不足，贪走了几程，不曾问得宿头。看看天色晚了，宋江内心惊慌，肚里寻思道：“若是夏月天道，胡乱在林子里歇一夜。却恨又是仲冬天气，风霜正冽，夜间寒冷，难以打熬。倘或走出一个毒虫虎豹来时，如何抵当？却不害了性命！”只顾望东小路里撞将去，约莫走了也是一更时分，心里越慌，看不见地下，绊了一条绊脚索。树林里铜铃响，走出十四五伏路小喽罗来，发声喊，把宋江捉翻，一条麻索缚了，夺了朴刀、包裹，吹起火把，将宋江解上山来。宋江只得叫苦，却早押到山寨里。

宋江在火光下看时，四下里都是木栅，当中一座草厅，厅上放着三把虎皮交椅，后面有百十间草房。小喽罗把宋江捆做粽子相似，将来绑在将军柱上。有几个在厅上的小喽罗说道：“大王方才睡，且不要去报。等大王酒醒时，却请起来，剖这牛子心肝做醒酒汤，我们大家吃块新鲜肉。”宋江被绑在将军柱



水浒传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上，心里寻思道：“我的造物只如此偃蹇，只为杀了一个烟花妇人，变出得如此之苦。谁想这把骨头，却断送在这里！”只见小喽罗点起灯烛荧煌。宋江已自冻得身体麻木了，动弹不得，只把眼来四下里张望，低了头叹气。

约有二三更天气，只见厅背后，走出三五个小喽罗来，叫道：“大王起来了！”便去把厅上灯烛剔得明亮。宋江偷眼看时，只见那个出来的大王，头上绾着鹅梨角儿，一条红绢帕裹着，身上披着一领枣红丝衲袄，便来坐在当中虎皮交椅上。

那个好汉，祖贯山东莱州人氏，姓燕名顺，绰号“锦毛虎”。原是贩羊马客人出身，因为消折了本钱，流落在绿林丛内打劫。那燕顺酒醒起来，坐在中间交椅上，问道：“孩儿们，那里拿得这个牛子？”小喽罗答道：“孩儿们正在后山伏路，只听得树林里铜铃响，原来这个牛子，独自个背些包裹，撞了绳索，一交绊翻，因此拿得来，献与大王做醒酒汤。”燕顺道：“正好！快去与我请得二位大王来同吃。”小喽罗去不多时，只见厅侧两边走上两个好汉来：左边一个，五短身材，一双光眼，祖贯两淮人氏，姓王名英，江湖上叫做“矮脚虎”。原是车家出身，为因半路里见财起意，就势劫了客人，事发到官，越狱走了，上清风山，和燕顺占住此山，打家劫舍。右边这个，生的白净面皮，三牙掩口髭须，瘦长膀阔，清秀模样，也裹着顶绛红头巾。他祖贯浙西苏州人氏，姓郑，双名天寿。为他生得白净俊俏，人都号他做“白面郎君”。原是打银为生，因他自小好习枪棒，流落在江湖上。因来清风山过，撞着王矮虎，和他斗了五六十合，不分胜败，因此燕顺见他好手段，留在山上，坐了第三把交椅。

当下三个头领坐下，王矮虎便道：“孩儿们快动手，取下这牛子心肝来，造三分醒酒酸辣汤来。”只见一个小喽罗，掇一大铜盆水来，放在宋江面前。又一个小喽罗卷起袖子，手中明晃晃拿着一把剌心尖刀。那个掇水的小喽罗，便把双手泼起水来，浇那宋江心窝里。原来但凡人心，都是热血裹着，把这冷水泼散了热血，取出心肝来时，便脆了好吃。

那小喽罗把水直泼到宋江脸上，宋江叹口气道：“可惜宋江死在这里！”燕顺亲耳听得“宋江”两字，便喝住小喽罗道：“且不要泼水。”燕顺问道：“他那厮说甚么‘宋江’？”小喽罗答道：“这厮口里说道：‘可惜宋江死在这里。’”燕顺便起身来，问道：“兀那汉子，你认得宋江？”宋江道：“只我便是宋江。”燕顺走近跟前，又问道：“你是那里的宋江？”宋江答道：“我是济州郓城县做押司的宋江。”燕顺嚷道：“你莫不是山东及时雨宋公明，杀了阎婆惜，逃出在江湖上的宋江？”宋江道：“你怎得知？我正是宋三郎宋江。”燕顺吃了一惊，便夺过小喽罗手内尖刀，把麻索都割断了，便把自身上披的枣红丝衲袄脱下来，裹在宋江身上，便抱在中间虎皮交椅上，便叫王矮虎、郑天寿快下来，三人纳头便拜。宋江滚下来答礼，问道：“三位壮士，何故不杀小人，反行重礼，此意如何？”亦拜在地。

那三个好汉一齐跪下，燕顺道：“小弟只要把尖刀刺了自己的眼睛，原来



水浒传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

不识好人！一时间见不到处，少问个缘由，争些儿坏了义士！若非天幸，使令仁兄自说出大名来，我等如何得知仔细！小弟在江湖上绿林丛中，走了十数年，闻得贤兄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的大名，只恨缘分浅薄，不能拜识尊颜，今日天使相会，真乃称心满意。”宋江答道：“量宋江有何德能，教足下如此挂心错爱。”燕顺道：“仁兄礼贤下士，结纳豪杰，名闻寰海，谁不钦敬！梁山泊近来如此兴旺，四海皆闻，曾有人说道，尽出仁兄之赐。不知仁兄独自何来，今却到此？”宋江把这救晁盖一节，杀阎婆惜一节，却投柴进并孔太公许多时，及今次要往清风寨寻小李广花荣这几件事，一一备细说了。

三个头领大喜，随即取套衣服与宋江穿了，一面叫杀羊宰马，连夜筵席。当夜直吃到五更，叫小喽罗伏侍宋江歇了，次日辰牌起来，诉说路上许多事务，又说武松如此英雄了得。三个头领，跌脚懊恨道：“我们无缘，若得他来这里，十分是好，却恨他投那里去了。”

话休絮繁。宋江自到清风寨，住了五七日，每日好酒好食管待。不在话下。

时当腊月初旬，山东人年例，腊日上坟。只见小喽罗山下报上来，说道：“大路上有一乘轿子，七八个人跟着，挑着两个盒子，去坟头化纸。”王矮虎是个好色之徒，见报了，想此轿子必是个妇人，点起三五十个小喽罗，便要下山。宋江、燕顺那里拦当得住，绰了枪刀，敲一棒铜锣，下山去了。宋江、燕顺、郑天寿三人，自在寨中饮酒。

那王矮虎去了约有三两个时辰，远探小喽罗报将来，说道：“王头领直赶到半路里，七八个军汉都走了，拿得轿子里抬着一个妇人，只有一个银香盒，别无物件财物。”燕顺问道：“那妇人如今抬到那里？”小喽罗道：“王头领已自抬在山后房中去了。”燕顺大笑。宋江道：“原来王英兄弟，要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燕顺道：“这个兄弟，诸般都肯向前，只是有这些毛病。”宋江道：“二位和我同去劝他。”

燕顺、郑天寿便引了宋江，直来到后山王矮虎房中。推开房门，只见王矮虎正搂住那妇人求欢，见了三位入来，慌忙推开那妇人，请三位坐。宋江看见那妇人，便问道：“娘子，你是谁家宅眷？这般时节出来闲走，有甚么要紧？”那妇人含羞向前，深深地道了三个万福，便答道：“侍儿是清风寨知寨的浑家，为因母亲弃世，今得小祥，特来坟前化纸，那里敢无事出来闲走？告大王垂救性命！”宋江听罢，吃了一惊，肚里寻思道：“我正来投奔花知寨，莫不是花荣之妻？我如何不救？”宋江问道：“你丈夫花知寨，如何不同你出来上坟？”那妇人道：“告大王，侍儿不是花知寨的浑家。”宋江道：“你恰才说是清风寨知寨的恭人。”那妇人道：“大王不知，这清风寨，如今有两个知寨，一文，一武。武官便是知寨花荣，文官便是侍儿的丈夫，知寨刘高。”宋江寻思道：“他丈夫既是和花荣同僚，我不救时，明日到那里须不好看。”宋江便对王矮虎说道：“小人有句话说，不知你肯依么？”王英道：“哥哥有话，但说不妨。”宋江道：“但凡好汉犯了‘溜骨髓’三个字的，好生惹人耻笑。我看这娘子说来，



水浒传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是个朝廷命官的恭人，怎生看在下薄面，并江湖上‘大义’两字，放他下山回去，教他夫妻完聚如何？”王英道：“哥哥听禀，王英自来没个押寨夫人做伴，况兼如今世上，都是那大头巾弄得歹了，哥哥管他则甚？胡乱容小弟这些个。”宋江便跪一跪，道：“贤弟若要押寨夫人时，日后宋江拣一个停当好的，在下纳财进礼，娶一个伏侍贤弟。只是这个娘子，是小人友人同僚正官之妻，怎地做个人情，放了他则个。”燕顺、郑天寿一齐扶住宋江道：“哥哥且请起来，这个容易。”宋江又谢道：“恁地时，重承不阻。”

燕顺见宋江坚意要救这妇人，因此不顾王矮虎肯与不肯，喝令轿夫抬了去。那妇人听了这话，插烛也似拜谢宋江，一口一声叫道：“谢大王！”宋江道：“恭人，你休谢我。我不是山寨里大王，我自是郛城县客人。”那妇人拜谢了下山。两个轿夫也得了性命，抬着那妇人下山来，飞也似走，只恨爷娘少生了两只脚。

这王矮虎又羞又闷，只不做声，被宋江拖出前厅劝道：“兄弟，你不要焦躁，宋江日后好歹要与兄弟完娶一个，教你欢喜便了。小人并不失信。”燕顺、郑天寿都笑起来。王矮虎一时被宋江以礼义缚了，虽不满意，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自同宋江在山寨中吃筵席。不在话下。

且说清风寨军人，一时间被掳了恭人去，只得回到寨里报知刘知寨，说道：“恭人被清风山强人掳去了。”刘高听了大怒，喝骂去的军人不了事，如何撇了恭人，大棍打那去的军汉。众人分说道：“我们只有五七个，他那里三四十人，如何与他敌得？”刘高喝道：“胡说！你们若不去夺得恭人回来时，我都把你们下在牢里问罪。”那几个军人吃逼不过，没奈何，只得央浼本寨内军健七八十人，各执枪棒，用意来夺。不想来到半路，正撞见两个轿夫，抬得恭人飞也似来了。众军汉接见恭人，问道：“怎地能彀下山？”那妇人道：“那厮捉我到山寨里，见我说道是刘知寨的夫人，唬得他慌忙拜我，便叫轿夫送我下山来。”众军汉道：“恭人可怜见我们，只对相公说我们打夺得恭人回来，权救我众人这顿打。”那妇人道：“我自的道理说便了。”众军汉拜谢了，簇拥着轿子便行。众人见轿夫走得快，便说道：“你两个闲常在镇上抬轿时，只是鹅行鸭步，如今却怎地这等走的快？”那两个轿夫应道：“本是走不动，却被背后老大栗暴打将来。”众人笑道：“你莫不见鬼，背后那得人？”轿夫方才敢回头，看了道：“哎也！是我走得慌了，脚后跟直打着脑杓子。”众人都笑，簇着轿子，回到寨中。刘知寨见了大喜，便问恭人道：“你得谁人救了你回来？”那妇人道：“便是那厮们掳我去，不从奸骗，正要杀我，见我说是知寨的恭人，不敢下手，慌忙拜我，却得这许多人来抢夺得我回来。”刘高听了这话，便叫取十瓶酒，一口猪，赏了七八十人。不在话下。

且说宋江自救了那妇人下山，又在山寨中住了五七日，思量要来投奔花知寨，当时作别要下山。三个头领，苦留不住，做了送路筵席饯行，各送些金宝与宋江，打缚在包裹里。当日宋江早起来，洗漱罢，吃了早饭，拴束了行李，作别了三位头领下山。那三个好汉，将了酒果肴馔，直送到山下二十余里官道



旁边，把酒分别。三人不舍，叮嘱道：“哥哥去清风寨回来，是必再到山寨相会几时。”宋江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说道：“再得相见。”唱个大喏，分手去了。若是说话的同时生，并肩长，拦腰抱住，把臂拖回，便不使宋江要去投奔花知寨，险些儿死无葬身之地。正是：

遭逢坎坷皆天数，际会风云岂偶然

毕竟宋江来寻花知寨，撞着甚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话说这清风山离青州不远，只隔得百里来路。这清风寨，却在青州三岔路口，地名清风镇。因为这三岔路上，通三处恶山，因此特设这清风寨在这清风寨镇上。那里也有三五千人家，却离这清风山只有一站多路。当日三位头领自上山去了。

只说宋公明独自一个，背着些包裹，迤迤来到清风镇上，便借问花知寨住处。那镇上人答道：“这清风寨衙门，在镇市中间，南边有个小寨，是文官刘知寨住宅。北边那个小寨，正是武官花知寨住宅。”宋江听罢，谢了那人，便投北寨来。到得门首，见有几个把门军汉，问了姓名，入去通报。只见寨里走出那个少年的军官来，拖住宋江，喝叫军汉接了包裹、朴刀、腰刀，扶到正厅上，便请宋江当中凉床上坐了，纳头便拜四拜。起身道：“自从别了兄长之后，屈指又早五六年矣，常常念想。听得兄长杀了一个泼烟花，官司行文书各处追捕，小弟闻得，如坐针毡，连连写了十数封书去贵庄问信，不知曾到也不？今日天赐，幸得哥哥到此，相见一面，大慰平生。”说罢又拜。宋江扶住道：“贤弟休只顾讲礼，请坐了，听在下告诉。”花荣斜坐着，宋江把杀阎婆惜一事，和投奔柴大官人，并孔太公庄上遇见武松，清风山上被捉，遇燕顺等事，细细地都说了一遍。花荣听罢，答道：“兄长如此多难，今日幸得仁兄到此，且住数年，却又理会。”宋江道：“若非兄弟宋清寄书来孔太公庄上时，在下也特地要来贤弟这里走一遭。”花荣便请宋江去后堂里坐，唤出浑家崔氏来拜伯伯。拜罢，花荣又叫妹子出来拜了哥哥。便请宋江更换衣裳鞋袜，香汤沐浴。在后堂安排筵席洗尘。

当日筵宴上，宋江把救了刘知寨恭人的事，备细对花荣说了一遍。花荣听罢，皱了双眉说道：“兄长没来由，救那妇人做甚么？正好教灭这厮的口！”宋江道：“却又作怪！我听得说是清风寨知寨的恭人，因此把做贤弟同僚面上，特地不顾王矮虎相怪，一力要救他下山。你却如何恁的说？”花荣道：“兄长不知，不是小弟说口，这清风寨，是青州紧要去处，若还是小弟独自在这里守把时，远近强人，怎敢把青州搅得粉碎！近日除将这个穷酸饿醋来做个正知寨，



水浒传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这厮又是文官，又不识字，自从到任，只把乡间些少上户诈骗。朝廷法度，无所不坏。小弟是个武官副知寨，每每被这厮殴气，恨不得杀了这滥污禽兽！兄长却如何救了这厮的妇人？打紧这婆娘极不贤，只是调拨他丈夫行不仁的事，残害良民，贪图贿赂，正好叫那贱人受些玷辱，兄长错救了这等不才的人。”宋江听了，便劝道：“贤弟差矣！自古道：‘冤仇可解不可结。’他和你是同僚官，虽有些过失，你可隐恶而扬善，贤弟休如此浅见。”花荣道：“兄长见得极明，来日公廨内见刘知寨时，与他说过救了他老小之事。”宋江道：“贤弟若如此，也显你的好处。”花荣夫妻几口儿，朝暮臻臻至至，献酒供食，伏侍宋江。当晚安排床帐，在后堂轩下，请宋江安歇。次日，又备酒食筵宴管待。

话休絮烦。宋江自到花荣寨里，吃了四五日酒。花荣手下有几个体己人，一日换一个，拨些碎银子在他身边，每日教相陪宋江，去清风镇街上，观看市井喧哗，村落宫观寺院，闲走乐情。自那日为始，这体己人相陪着闲走，邀宋江去市井上闲玩。那清风镇上，也有这座小构栏，并茶坊酒肆，自不必说得。当日宋江与这体己人，在小构栏里闲看了一回，又去近村寺院、道家宫观游览一回，请去市镇上酒肆中饮酒。临起身时，那体己人取银两还酒钱，宋江那里肯要他还钱，却自取碎银还了。宋江归来，又不对花荣说。那个同去的人欢喜，又落得银子，又得身闲。自此每日拨一个相陪，和宋江去闲走，每日又只是宋江使钱。自从到寨里，无一个不敬爱他的。宋江在花荣寨里，住了将及一月有余，看看腊尽春回，又早元宵节近。

且说这清风镇上居民，商量放灯一事，准备庆赏元宵。科敛钱物，去土地大王庙前，扎缚起一座小鳌山，上面结彩悬灯，张挂五七百碗花灯。土地大王庙内，逞赛诸般社火。家家门前，扎起灯棚，赛悬灯火。市镇上，诸行百艺都有，虽然比不得京师，只此也是人间天上。当下宋江在寨里和花荣饮酒，正值元宵。是日晴明得好，花荣到已牌前后，上马去分廨内点起数百个军士，教晚间去市镇上弹压；又点差许多军汉，分头去四下里守把栅门。未牌时分回寨来，邀宋江吃点心。宋江对花荣说道：“听闻此间市镇上，今晚点放花灯，我欲去看看。”花荣答道：“小弟本欲陪侍兄长，奈缘我职役在身，不能殷闲步同往。今夜兄长自与家间二三人去看灯，早早的便回。小弟在家专待家宴三杯，以庆佳节。”宋江道：“最好。”

却早天色向晚，东边推出那轮明月。宋江和花荣家亲随体己人两三个，跟随着缓步徐行。到这清风镇上看灯时，只见家家门前，搭起灯棚，悬挂花灯，灯上画着许多故事。也有剪彩飞白牡丹花灯，并芙蓉荷花异样灯火。四五百人，手厮挽着，来到大王庙前，在鳌山前看了一回，迤迤投南。走不过五七百步，只见前面灯烛荧煌，一伙人围住在一个大墙院门首热闹。锣声响处，众人喝采，宋江看时，却是一伙舞“鲍老”的。宋江矮矬，人背后看不见，那相陪的体己人，却认的社火队里，便教分开众人，让宋江看。那跳“鲍老”的身躯，扭得村村势势的，宋江看了，呵呵大笑。只见这墙院里面，却是刘知寨夫妻两口儿，和几个婆娘在里面看。听得宋江笑声，那刘知寨的老婆，于灯下却

